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佛說須賴經

卷十

前涼月支國優婆塞支施喴譯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
 與大比丘眾俱千二百五十人菩薩五千人
 爾時世尊遊近舍衛大城為國王大臣梵志
 長者及諸細民亦十供養世尊給所當得爾時城
 中有極貧者名曰須賴信佛法眾奉持五戒
 修行十善奉行慈心終不起心於一切眾生
 行於悲心志不疲極行於喜心常樂正法行
 於護心苦樂不動堅固無上正真道心以方
 便善欲度人故居舍衛城示現極貧於是釋
 提桓因以天眼淨徹視於人見舍衛城中極
 貧須賴執堅固德善行純備心無恚怒執志
 堅強無有瑕穢坐起經行不失威儀出入周
 旋常懷等行飲食坐卧常懷等心左右睡寐

已皆除盡少欲知足易充易可損於利求利
衰毀譽心不傾動至心堅固離於貢高攝持
謙順心靖純淑質直善說言信不華奉八關
齋知節少食昔城所敬無有馱足諸造見者
與之說事莫不歡喜食節衣藪又致供者讓
而不受樹葉為器茅草為席衣食之餘輒以
轉施無所藏積清淨潔白離於死業於一切
生無所志願常以晝夜各三詣佛如來常開
閉瓊容其禮拜供養諮受法言若其須賴欲
詣佛時若干百人常從與俱若其須賴所遊
居處若行若住若坐若卧其地界分無有空
閑人衆圍繞於是釋提桓因即心念言如是
族姓子淨戒淳淑善行威儀恐子將奪我處
當下試知審求何道於是釋化作數人住須
賴前罵詈須賴言不順理又以瓦石刀杖加

之於是須賴以其忍力專行慈心不瞋不恚
於是釋提桓因復化作人住須賴前謂須賴
言唯然須賴如是人等罵詈無限言不順理
又以瓦石刀杖加汝若人見聽為汝殺之須
賴答言莫說是語所以者何不善譏仁者殺
生之報正使彼等^{本十}刀割我身破如^二跂跂樹我
尚不發惡意加於彼等所以者何一切諸法
報應有二種善者生善道種惡者墮惡道以
是故我不敢恨彼況欲斷彼命於是須賴說
是偈言
其種於苦者 必生獲苦果 其有種甜者
必生得甜果 如此報應者 是智為現事
惡者報應苦 善者報應樂 是故不當三
為惡身口心 是故有智者 不當以勸人
當常行三善 於是身心口 常以此勸彼

若人樂善者

於是釋所化人不能動須賴於是捨去於是
 釋提桓因於須賴前化作七寶金寶現須賴
 前復化作衆人住須賴前謂須賴言取是金
 寶可用布施亦可作福可以作服飾卧具亦
 可好衣亦可美食云何守是貧行須賴報言
 前之惡行諸仁者我之此報令我如今貧鄙
 然不能守是貧當犯不與取也惟須賴宜可
 樂活盡壽何為乃遠慮後世之報以為言說
 須賴報言諸仁者是為愚法夫見法者慮是
 重報能慮重報者是則為明達不明之士慳
 貪他有犯不與取能離慳貪則為明智夫不
 智者貪得多積以護身命無所護慮則為明
 達於無常有常想於苦有樂想無我有我想
 不淨有淨想如是者犯不與取觀無常計苦

計空計不淨者是則為明智計吾我倚居家
 如是者犯不與取不計我不犯他如是輩則
 明智無充飽不知足如是輩犯不與取充飽
 知足是則明智不淨戒者犯不與取其淨戒
 者是則明智不見報應愚癡之士犯不與取
 見報應者是則明智夫饕餮者犯不與取不
 饕餮者則為明智圖他所有貢高躁擾犯不
 與取讓一切有則為明智當於時則說偈言
 伏藏至千億 彼不開捨心 如是世之貧
 是則非明智 家無一食儲 而有捨施心
 如是為大富 明智者所歎 聖賢普顯現
 而能不為惡 愚歎加嚴飾 為惡則不顯
 願為智所罵 不為愚所歎 愚者歎於惡
 明者歎於善
 天所化諸士不能令須賴犯不與取於是釋

化已爲長者形持名上寶價直百千住須賴
前謂須賴言我於王波斯匿前有所諍訟引
仁爲一證以寶相與願仁爲我證須賴謂言
仁者莫作是說我不能以不知故而妄言何
以故妄言者仁者爲自欺身亦欺他人欺諸
聖賢妄言者仁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
心惱夫妄言仁者令其口臭令身失色天神
所棄夫妄言仁者亡失一切諸善本於已愚
冥迷失善路夫妄言仁者一切惡本斷絕善
行閑居之本於是時說此偈言

夫口臭穢者本十妄言者語時忘失清白法
意志多忘誤爲護已諸神聖賢所欺誤
彼士常羸疲夫喜妄言者諸惡之根本
斷善本於彼必當趣惡道夫妄言仁者
若以滿天下金真珠相與夫守持法者

不爲之發言

釋提桓因不能使須賴言妄便捨去於是釋
提桓因謂阿須倫女首耶日行玉女識乾執
樂第一夫人法汝等詣國貧須賴動其閑居
試知爲審離欲爲故服欲不耶於是首耶阿
須倫女日行玉女識乾執樂第一夫人於冥
夜靜時於須賴所止地之分界行詣於彼說
溫溫甜辭與須賴言起仁者我等故來相事
且觀須賴我等形容之嚴好塗梅檀香瓔珞
被服鮮明適在盛時視此須賴以汝之福故
得我等執事須賴視已便作是說汝等盡是
地獄餓鬼畜生行事非天人之執事又觀汝
等身如幻化之自然觀汝等之形聚沫泡之
相梅檀香之塗我觀其如是審諦法聚會不
淨血所澆衆服嚴淨見如是幻化所作心之

本十

五

躁疾合會愚所觀無常散滅法以已福觀汝
 等行趣地獄類所以失志不護已志故何不
 明不淨者是則貪於欲附臭處者是則貪於
 欲附穢惡者是則附於欲純荷諸苦者是則
 貪於欲謂貪欲樂者是則附於欲欲入地獄
 者是則附於欲欲入畜生者彼則附於欲欲
 入餓鬼者是則附於欲欲親惡人者是則附
 於欲欲成就貪者是則附於欲鬪諍怨訟會
 者是則附於欲欲被繫閉者是則附於欲顛
 倒之所生增益愛結者是則附於欲狂悖迷
 惑者是則附於欲醉亂闇冥者是則附於欲
 不善之所近善之所捨離一切諸不善之所
 纏縛者是則附於欲迷失徑路者是則附於
 欲修行不善者是則附於欲羸劣奪人力者
 是則附於欲欲雲之所覆者是則附於欲欲

近鬼魅者是則附於欲欲近反足鬼者是則
 附於欲欲近牛馬狗猪駝象殺羊豺者是則
 附於欲欲近非人者是則附於欲欲離戒聞
 施者是則附於欲欲放捨閑居者是則附於欲
 專惑專冥專益勞塵專損減於無上道者是
 則附於欲當於是時便說偈言
 臭穢不淨者 欲腐亦如是 專苦不附樂
 獄鬼畜生處 與不肖者會 欲醜亦如是
 處非法之處 諍訟興然惡 繫縛之縛者
 顛倒之所生 愛欲所增益 從是所生者
 是則附於欲 迷惑之所惑 和協與同塵
 是則附於欲 燒然之暑熱 合會成眾惡
 毀滅於眾善 諸惡之根源 如雲之所蓋
 附欲亦如是 鬼魅之同處 反足亦如是
 形色之所惑 視欲亦如是 牛羊狗犬猪

本十

六

駝象殺羊豺 附欲之所親 離於一切法
或聞施閑靖 零落附於欲 專惑增勞塵
損減無上道 是則附於欲 欲脫者離色
如汝滿天下 妙容勝汝等 不能汗吾意
諸功德備悉

首耶阿須倫女日行玉女識乾之夫人不能
動須賴皆捨而去詣釋提桓因詣彼已勿疑
也天帝彼已見諦無復女色假已離於欲普
於世無著於是釋提桓因益增驚恐衣毛爲
豎無疑也族姓子必從於我生於是釋提桓
因自往詣須賴已住須賴前又手說偈言
發何願仁者 汝行如是法 閑居清白戒
日月釋梵帝
於是須賴說偈答言
日月釋梵帝 三界之上業 此皆無常存

如幻之示現 云何明智者 當著三界耶
所可無生長 亦無老病死 亦無有憎愛
所處平如秤 願普安一切 成佛覺未覺
於是釋提桓因即歡喜踊躍善心生焉即說
偈讚

勸仁普慈心 水十 如是言說之 七 善哉當成就
如是無上願 速降伏眾魔 雨於甘露法
爲行眾善故 必成世普愍
於是國貧須賴被於異時行於舍衛大城之
中便於城中得先時人瑞應天金之珠價直
普世寶於是國貧須賴手持珠已便舉聲言
今於舍衛諸仁者於是城若有極貧者當以
是直普世之寶而惠與之彼時有舊長者居
家貧者皆走馳詣我等極貧以寶見惠又復
餘人數百之眾亦從乞寶我等極貧須賴答

汝等不貧所以者何於是舍衛大城之中有一極貧者當以是金珠寶而惠與之諸人答言於是城中有誰極貧答言王波斯匿是極貧者當以是寶而惠與之諸人答言止止須賴莫說是語所以者何王波斯匿者豐富大財其業周普倉藏盈積於是國貧須賴於大眾前便說偈言

財業雖豐廣 而衣知充飽 大海尚可滿 是貧終不足 若增益貪欲 展轉於諛論 現世及後世 如是貧無智

於是國貧須賴持是金珠已與諸大眾圍繞周而詣王波斯匿當於爾時王波斯匿以財寶故收上族姓子五百長者為之設罪欲薄其財義於是國貧須賴持是金珠詣王波斯匿詣已便謂王言我行舍衛大城之中得往

古人瑞應金珠價直普世大王我便生意欲以是寶與極貧者以是故大王如我所憶念是城中唯王極貧善哉大王唯受是寶於是王波斯匿便有慚顏謂國貧須賴言我貧於汝耶於是國貧須賴於大眾前為王波斯匿說偈言

本十

夫以貪縛者 增業而不飽 為王造損耗 熱已亦熱彼 不顧於後世 無德不計死 如是不貪耶 以法故明者 善立成大慈 不成長塵勞 知足無所欲 彼貪不後生 若見於眾生 即生大悲心 以是無怨嫌 如是富大財 善處閑居士 貪富貴之士 如不獲於法 於下貧眾生 一切從眾邪 好於女色樂 不顧當來世 王如是貧者 已屬於女人 其信清不濁 戒禁淨無瑕

性和懷慚愧 捨決常安住 聞法從聖賢
 往往慧入心 後世捨惡趣 如是不貧士
 以法自校飾 手終不捨施 身壽業不要
 不從道趣要 壽或於世行 或猶如醉象
 如是之貧士 無有志性故 若有信佛寶
 法寶敬聖衆 身命業不要 不要易取要
 不恚亦不愚 立志樂不惑 如是士不貧
 明智者所敬 必性無飽足 焚燒不捨步
 衆流無充足 晝夜流入海 日月無充飽
 周行於四域 王貧無終飽 積財不飽終
 大王火性者 不求燒草木 此是其常數
 亦如是大王 於三無所燒 王富貴無常
 其喻如草露 誰當願求王 聞如是說者
 於是王波斯匿謂國貧須賴言我貧於卿誰
 當證是大王不聞耶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一

切智一切見所知審誠信立所證審於一切
 諸世人阿須倫遊於是舍衛大城須賴我亦
 曾聞見是者大王如來為我證王貧甚於我
 以是故須賴當往問如來如彼所決便當奉
 持於是國貧須賴說偈言
 我師行不遠 我今於是念 彼知乘空來
 於彼無不知 今世及後世 心心俱知已
 大儒當至此 彼亦無貢高 愍一切衆生
 雖遠必當來 衆生至心故 我惟願大王
 必信意莫度 當立至誠誓 世尊必當來
 華鬘及衆香 幢幡及妓樂 大儒如是來
 須賴叉手右膝著地說偈言
 若佛審諦知 我定至心者 以是至誠故
 普知立我前
 說是言已於是地動如來忽然化從地出五

百弟子菩薩千二百釋梵護世者諸天數百萬見佛現神歎未曾有王及大臣一切眷屬皆跪禮勝足數千衆生供養世尊皆發道意於是國貧須賴又手白世尊言我行是舍衛大城中得往古人瑞應金珠價直普世以是故世尊於是城中若有貧者當以與之世尊我謂是舍衛城中王波斯匿即是極貧何以故侵剋他有不知厭足貪於財寶不諦於誠實燒惱下貧減損富有者專於王勢愛著色欲以是金珠與之王不肯受問我以誰證我貧仁富惟願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以一切智一切慧所知審為信審為稱審引為一證善哉世尊等心於一切去離貢高無所偏黨願證是義於是世尊告王波斯匿審實大王如須賴言審爾時世尊審爾安住於是世尊欲

決須賴疑告王波斯匿言有緣大王富於須賴復有緣理須賴富於大王彼何等為緣所謂王業尊貴之利營從金銀珠玉水精瑠璃真珠珊瑚象馬車乘倉藏儲珍以是因緣大王富於須賴若復大王施與戒聞捨無惑著閑居之德慈悲喜護禪定解脫三昧正受信佛法衆堅固之志直信慚愧有行以是因緣大王須賴富於王假令大王所部人民財寶富有皆如大王以比比此族姓須賴行七步中間戒聞施智百倍不及千倍不及巨億萬倍不得為比於是王波斯匿攝除貢高白世尊言甚得善利安住而我界內有是大士世尊言如是大王如是大王王之界內有是大士又復大王又復多有餘大士在王國界如須賴者王波斯匿於須賴前說偈言

水十

十一

佛說須賴經

仁是我之師 佛亦我之師 緣仁除貢高

今以國相上 願與營從俱 為仁之弟子

為貢高所欺 使於斯長夜 為王位所惑

不行於道法 今聞須賴言 蒙仁當行法

令是五百人 吾以貪故繫 今悉放捨之

願屬仁侍使

此五百人聞得解脫已欲報須賴恩滅意不顧業無所復顧戀以誓自誓立一切智心於是王波斯匿謂須賴言我貧仁不貧須賴仁所言是為快善其稱須賴貧謫以犯王法是須賴者但當名須賴不得復稱貧於是族姓子須賴即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叉手白佛言是諸大眾普會欲見如來善哉世尊為是大眾如是說法令是大眾不忘見佛佛告須賴言族姓子有四法具足受持若族姓

子族姓女見如來者審見善見何謂四法至心愛心悅心敬心是為四復有四何謂四是須賴族姓子族姓女見如來色像成就便發無上正真道意至心發意不違如來意愛念眾生欲求度脫故欲使奉法故欲使三寶不斷故以是四法故須賴族姓子族姓女具足見如來成其審見善見復有四法族姓子族姓女見於如來成其審見善見何謂四色痛想行識行無所視見觀四大等空諸情如空聚我想覺知以是四事族姓子族姓女成其審見善見復有四法族姓子族姓女見佛甚潔淨淨於我離我故淨於眾生離於眾生故淨於壽離壽故淨於命離命故淨以是四法具足族姓子族姓女見如來甚潔淨復有四何謂四天眼無所作為慧眼無所著行佛眼

水十

十二

如審覺悟法眼如知所現是為四法復有四法族姓子族姓女見如來甚潔淨何謂四淨於戒品無所連著淨於定品以諸法定故淨於慧品以度世智等故淨於解慧度智見品善解脫解脫無所度故以是四法具足故見如來甚潔淨當其說是四事次第法化時七百弟子發意以弟子乘而得解脫具滿千衆生發無上正真道意於是世尊為王波斯匿及諸大衆說是法教訓皆令歡喜踊躍便從座起與菩薩及諸大弟子以神足力乘於虛空猶如鴈王還到祇樹給孤獨園於是王波斯匿謂族姓子須賴言若如仁者詣如來時願見告勅已欲侍從可爾時至亦願大王後宮嫖女及諸大臣大衆圍繞俱往見佛於是舍衛大城之中立其制限不詣佛者使有過

謫所以者何又復大王菩薩立行不獨為已故菩薩立行欲安一切衆生故又復大王菩薩不以一人二人故而發道意大聚大衆以為將從於是顯好又問何謂菩薩之將從一切則是菩薩將從欲濟度脫之故發道者意是菩薩之將從不觸小乘而轉進故心堅固者是菩薩之將從欲攝伏一切諛論衆生之故無懷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欲差異之行轉進之故無猶豫之心是菩薩之將從不停等轉故布施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懷嫉衆生故持戒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惡戒衆生故忍辱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躁擾衆生之故精進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懈廢衆生故禪定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待亂意衆生之故智慧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一切惡

智衆生之故慈心是菩薩之將從心存不捨
衆生故悲心是菩薩之將從入於生死不患
厭故喜心是菩薩之將從以法樂樂於衆生
故護心是菩薩之將從憎愛俱滅等行之故
四恩者大王是菩薩之將從諸法無家而等
行故種種善本報應是菩薩之將從相好智
慧充滿具足故誓願潔淨是菩薩之將從淨
佛國土故三脫是菩薩之將從止宿甘露門
之等行故誠信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是菩
薩之將從無違逆辭之等行故柔輒甘辭是
菩薩之將從應辯報答等行之故無所撓亂
是菩薩之將從於一切衆生無醜貌故多聞
具足捨以轉受是菩薩之將從志念無忘等
之故尊敬師長是菩薩之將從未聞之法令
人聞知受持正法等行之故捨家之心是菩

薩之將從如所作無有損減等行之故閑居
之心是菩薩之將從白黑之法堅守護之故
威儀之心是菩薩之將從不望於他有所受
故淨德無染是菩薩之將從以甘善本等行
之故潔淨之心是菩薩之將從無信衆生以
立其信等行之故無放恣心是菩薩之將從
一切佛道品法具足充滿等行之故於是王
波斯匿聞是說已歡喜踊躍善心生焉以好
名衣上服若干色綵其價百千奉上須賴供
養法故以法故受彼不肯受而說是言止止
大王是王所服所以者何我自有弊服補納
之衣有時大王我之此弊衣掛樹一日或至
七夜無有取者亦無貪者我起遊行無顧惜
意以是故大王凡衣服者但以蓋形使已無
羞意又令彼不貪王波斯匿謂族姓子須賴

言如汝須賴不受是衣者願以足履令我長夜得福安隱於是族姓子須賴便以足蹈是名服百千價衣慈愍於王波斯匿故於是王波斯匿謂族姓子須賴言是之名服仁以足蹈何置之對曰大王是之名服舍衛城中有諸貧窮孤獨可以與之於是王波斯匿勅其左右卿等持衣往於是舍衛城中有諸貧窮孤獨羸老便以與之唯然大王國中若干衆人及諸貧窮者聞王波斯匿以百千價衣若干種色與須賴已而以惠施城內城外普來集聚於舍衛城百千億衆生皆適得是百千價服已皆服著之適服著已善心生焉我當以何等報是須賴而爲供養承佛威神又須賴所建立便於空中而現聲言不以香華及塗香不以甘餽饌而可以報須賴無過發道

意須賴不以衣食故亦不利供養歎譽名德故但以度衆生及發道意故順從彼教者當行道之智於是族姓子須賴便從座起與王波斯匿俱後宮嫪女臣吏人衆大衆圍遶前後出舍衛城行詣祇樹給孤獨園舍衛大城之中人衆十億國中貧人聞族姓子須賴往見如來念須賴恩悉皆從行以佛威神釋提桓因從舍衛城至給孤獨園於其中間化作場地廣普雜綵妙好如忉利天晝度之宮若干校飾又化若干種寶樹於樹下化作師子座高妙堅固高千肘以若干百千天繒敷其上文編雜綵阿須倫女首耶之后萬玉女俱而侍衛皆持天華天香鼓樂絃歌供養如來師子之座已爲供養於是世尊知衆人已會與諸菩薩及大弟子出於祇樹行詣於嚴淨

師子座詣已於師子座結跏趺坐。來適坐於師子之座於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現十八瑞動而復動而復大動於是釋提桓因子瞿或在會中坐於是瞿或天子化作六萬座天子所化已請諸菩薩使各詣座便說偈言

唯座諸淨坐於是座以是善本疾得佛座諸菩薩愍瞿或天子故便坐其座於是般若識乾執樂王子謂日行玉女言汝往與是五百天樂俱同音歌歎佛德俱供養世尊師子之座須賴未來之頃所以者何族姓子須賴功德巍巍侍從衆多當見如來者則不容汝等於是日行玉女般若識乾執樂王子之后作五百樂往詣如來已皆稽首佛足手執樂器皆同一音歎世尊德而歌頌曰

世尊往古百劫修閑居行世尊普調衆生使樂布施世尊身口及心樂持淨戒願禮體如須彌山世尊忍慈堅固不勞世尊精進堅力如樹世尊禪慧之光無所不作願禮三界無垢世尊已脫貪婬瞋恚愚癡之垢世尊所作

已辦願禮三界所應供養此諸垢汙魔女五百如來見已以無垢目心得安隱成就佛念捨離於欲不復觸近於欲樂問於如來除心之垢莫使有勞垢意者歡悅衆生意願禮彼足訓三十二相勝瓔珞百福功德滿善音於衆生所往淨願禮無比神難及神天金輦足行步師子之雲與所往行化因釋胎生今所歎德百福滿願使衆生心普悅無疲倦所歎勝多德願令疾得歎是者於是族姓子須賴與王波斯匿及王後宮與諸大衆眷屬圍遶

諸天百千之所歌歎行詣世尊已稽首世尊
足於一面住王波斯匿稽首如來足各繞三
帀於一面住於是王波斯匿以其仁座而讓
須賴而說此言惟族姓子垂恩務矜坐此仁
座須賴便坐於彼仁座於是衆中有諸天子
未見須賴者見是貧人有何功德爲王見敬
乃如是耶於是釋提桓因知諸天子意謂諸
天子言莫起慢意於是仁者而今諸仁功德
損減長夜不安所以者何我其審諦是族姓
子大功德善法充滿又諸天子且待須臾觀
其功德善法具足於是族姓子須賴欲悅諸
天子意便白佛言唯然世尊現說菩薩大士
濟度衆生之嚴好智之嚴好示現嚴好具足
充滿疾成無上正真之道是時世尊以如是
像放身光明照須賴身適觸身已族姓子須

賴蒙佛光明是時須賴身逾釋提桓因數千
萬倍須賴之身姝好如是於是諸天子見須
賴身姝好如是甚大歡喜便禮須賴而以天
華敬散其上於是世尊告族姓子須賴言菩
薩處貴而現卑賤欲度人故是則名曰智之
嚴淨而以威儀悅可衆生可衆生已便現其
行久現神通是智嚴淨又族姓子菩薩大士
意得自在示現極貧爲諸梵志諸人所敬是
爲嚴淨又族姓子若其菩薩示現下貧感勵
外學除其貪意現處大業又現捨家欲以導
示厭家衆生故是爲嚴淨是爲須賴是爲菩
薩淨於衆生智慧嚴淨精進嚴淨之具足也
疾成無上正真之道於是阿難白世尊言是
族姓子發行已來久遠云何而爲如來所光
飾乃如是乎於是世尊告阿難言是族姓子

阿難往世具足多供養諸佛數億百千行諸
 度無極所行之行而以神通用為娛樂已得
 三忍以得應辯以方便善度衆生故示現極
 貧於是阿難白世尊言族姓子須賴示現貧
 行以度衆生其數幾如世尊告曰阿難欲天
 七千色天萬二千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度世
 人無數發道意者及生善處又問久如當成
 無上正真之道得道之時名號云何其佛世
 界嚴淨何類於是世尊欲歎族姓子須賴國
 土嚴淨便說偈言

阿難聽我稱 諸世之將導 以成衆生故
 高廣弘普稱 發於大乘行 其劫無限數
 從始初發意 行善行以來 奉事於諸佛
 及其所供養 為諸法之長 常擁護之故
 智所住往行 於諸度無極 神通自娛樂

長夜行四等	善學方便善	其見生死穢
明審於佛法	善學相純淑	如衆生之本
隨本度脫之	以意智所行	住於甚清淨
已得應機辯	住於諸總持	已度於魔鉤
諸佛之威儀	堅住而不動	無所汙染著
度世之八法	利衰現總持	無所於諸法
不遠亦不近	喻如虛空性	其心無所著
無有疲厭意	常行大悲心	堅固住於忍
以被慈德鎧	如於已之慈	於衆生亦然
終不懷嫌恨	犯者不校問	如其所應受
迎待而不避	口言行無違	諸法普學法
如其解脫相	二法俱解脫	三忍具足得
於行無所起	諸佛之所行	威儀善建立
於諸土行行	多饒益衆生	彼方則不定
而無有如來	須賴所行處	如供養世尊

敬亦當如是	諸天及世人	我滅度之後
後世法盡時	須賴於行彼	東方之世界
其土名妙樂	如來名無怒	當從彼來還
餘三阿僧祇	於其數不滅	於是已之後
續當勤行道	當嚴淨國土	欲度衆生故
彼於是却後	當成其勝道	號光世音王
土如阿閼佛	如來之世界	世界名善化
衆德悉備具	安住壽萬歲	處於世教化
僧數踰無限	少發小乘者	求大乘無限
普知神通力	凡夫愚闇垢	善化普清淨
彼當普令稱	一法化教誨	彼無魔牽連
普等清淨智	導世滅度後	正法住於世
八萬四千歲	法慧不隱藏	須賴所化衆
承奉道高行	一切當主彼	除置漏盡者
當為族姓子	須賴解說決時	一切衆會各各

以衣覆須賴上勸助之聲三千大千世界莫不普知以其勸助之聲無量無數諸天龍鬼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勤人及非人應聲皆至聚會而坐供養族姓子須賴世尊亦為是等以是法化因緣種種說法皆令諦解於三乘行於是王波斯匿住世尊前又手白世尊我狂醉王位狂醉財業狂醉榮貴狂醉庫藏金銀倉穀慳貪無厭逼迫衆生以為國財如我世尊世世以如是像處位施行之法化皆從族姓子須賴聞已我為極貧須賴所決今於世尊前捨置於國以流離太子立為王子當奉戒當許身為世尊及諸衆僧守園給使所有財寶當為三分一分於佛前奉上衆僧二分與諸貧窮孤獨三分以為王事之儲誰復世尊聞如是像法處位教化

當有意著於財業者也爲愚癡惡友所攝持者乃有著意我以是所作善本惠施衆生願發無上正真道意於是會中五百長者五百居士五百梵志五百臣吏聞王波斯匿作如是像師子之吼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捨家財業欲於世尊之化捨家八道置中三百人其餘皆現爲比丘僧已除鬚髮服著袈裟於是族姓子須賴即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向世尊叉手白佛言願從世尊及十方現在諸佛受捨於家於是族姓子須賴稽首十方諸佛世尊而發願言諸佛世尊聽許入道於是諸佛各伸右掌摩須賴頭適觸其頭鬚髮皆墮法衣著身威儀安詳於是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放大光明普照十方雨於天華是諸佛臂皆不相障世尊釋迦文伸金色臂

摩須賴頭彼諸發道意者見是現化是輩皆當爲諸佛之所受決當說是法時五百比丘發弟子乘皆得無著滿千菩薩皆得不起法忍爾時世尊告長老阿難言受是法化奉持誦說周滿敷演廣大衆生所以者何是五濁世衆生濁勞垢濁壽命濁邪見濁時劫濁佛興世非是其時欲度此等故使須賴示現極貧所以者何我不以如此忍界之儀而示現一人不度也以是故阿難當現是法布示衆生此衆生等當信是法當從解脫當如是等爲如來所化佛告諸弟子善念奉持族姓子須賴及王波斯匿釋提桓因長老阿難諸天龍鬼及阿須倫及世間人聞佛所說莫不歡喜稽首而去

佛說須賴經

